# 无轨电车老司机

马尚龙

一个小姑娘中学毕业,分配到了电车三场,当上了26路无轨电车的司机,每天从外滩到徐家汇,途经淮海路,开七圈半,下班。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的好工作。“中学毕业分配工作”,这几个词搭配在一起,是五十年前的景象了。

小姑娘很是开心,邻舍隔壁也说她运气好,却有弄堂里老爷叔插横档进来:侬是开无轨电车啊?啊哟,无轨电车没轨道,可以乱开,叫作乱开无轨电车……老爷叔讲得起劲,小姑娘眼泪水也要落下来了:做啥瞎讲!啥人乱开无轨电车!

无疑,“乱开无轨电车”,不是一句好听的话。乱开无轨电车,是要被批评的——凡是被广泛批评的事情,也一定是广泛发生的事情。

常常是开会学习还要讨论的时候,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和主题毫无关系的零零碎碎。讲讲大道,传传小道,开开玩笑,面授摘花之招,秘传驯夫之道……无轨电车开起来,人民群众的想象力、创造力、幽默、尖刻、爽朗,火山般爆发,心旷神怡。每个人都是老司机,无轨电车总是越开越远。直至小组长拍拍台子:好刹车了!回到消灭四害的主题上来!

很多年后,我琢磨起“乱开无轨电车”的起因。最被冤枉的,不是在无轨电车上当司机的小姑娘,而是无轨电车。无轨电车得罪了谁,要承担起社会性的责任?无轨电车要是有灵性,也当是强烈要求恢复名誉的。

无轨电车生不逢时,也可以反过来说,无轨电车生而逢时。

乱开无轨电车的年代,与无轨电车在上海开始取代有轨电车的年代,不谋而合,也可以说是无轨和有轨的对接。

1960年6月1日,淮海路上有轨电车也开到了终点,由26路无轨电车替代,无轨电车成本低,票价也比汽车便宜,起步价4分,是一时的宠儿。

这“一时”,是大会小会最密集时期。里弄要开会,小组要开会,车间要开会,田头也要开会……开着开着,就开到了无主题变奏。无法考证,是谁赋予开会讨论极其形象的生命——乱开无轨电车。

这“一时”,也是社会上既热气腾腾又少章法时期。许多事情,不迷信社会定论,立志打破旧规章制度,脑袋一拍做起来。不过一做就出洋相了,老爷叔哼哼一笑:拍脑袋就是乱开无轨电车。这么一说,升华了有轨电车的意义:在上海,凡事皆有轨可行,凡事皆有规可依,不然,就是乱开无轨电车了。

无轨电车无轨,却长了两根朝天的长辫子,连接架空电线。马路上时有见到无轨电车转弯没有转好,辫子滑脱,“翘辫子”了。一阵哄笑之余,老爷叔又哼了一声,啥水平啊!乱开无轨电车——乱开无轨电车大约就是这样开出来的。

在市区有轨电车消逝后,“有轨”的概念倒是延伸了。比如“出轨”。现在这个词用得很广泛,以“出轨”来形容背离婚姻规定的延长线,很恰当。以前有轨电车四通八达的时候,也有这样的事,直白地叫作“轧姘头”,难听得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个词极其贬义,不过当时隐忍下来的倒是比现在多。那个年代,很多人顺着年代的婚姻价值观轨道,即便出轨,多半也被教育后重新入轨,脱轨很少。

如今很少听到“乱开无轨电车”的说法了。“小组讨论”还是有,做事情不行轨不依规也还是有,但凡讨论,会场上没有乱说话的,都拿着手机在刷屏。手机不是无轨电车,又岂止是无轨电车,是飞船了。国际大事,鸡毛蒜皮,八卦传言,两性欢娱……手机是网络时代的无轨电车,不需要自己开了,乘上无轨电车,做一个吃瓜的群众,妥妥的。

那一位当年开26路无轨电车的小姑娘,几十年后退休了,仍旧是善于紧扣主题的人。朋友间说什么事情,谁要是插科打诨,她还会厉色制止:不要乱开无轨电车。不过对方笑了,她自己也笑了——她才是专业开无轨电车的。

# 找回『附近』的温暖

沈琦华

朋友老李住在宝山大场镇的保利叶之林小区,他微信上和我说,最近他们小区上了央视,成了网红。原因是疫情期间,小区居民利用下楼测核酸的机会,在每个楼栋的电梯间里摆放了一个个爱心食物箱,里面有橘子、牛奶、饼干、面包、红肠、方便面、八宝粥,还有热腾腾的包子……也不知是哪栋楼的居民先开了头,最初大家只是用小盘子、小盒子盛放一些食物放在电梯间,慰劳辛勤守护家园的一线抗疫工作人员。后来,随着爱心食物的照片被发到业主群,越来越多居民加入了接力,小朋友们也在爱心食物箱上用童真的语言和手中的画笔表达感谢。

老李说,保利叶之林小区有1500多户居民,自封控管理后,坚守抗疫第一道防线、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重任就压在了5名居委工作人员和50位物业员工的肩上。社区早晨6点要做核酸采样,工作人员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,把又闷又热的防护服穿戴整齐,直到工作完成,五六个小时不能休息、不能喝水,有时还要安抚情绪激动的居民。核酸之外,他们还要协调居民配药取药、人员外出看病、人员返岗复工,整理各类求助沟通信息。除了基础保障工作外,小区物业还承担着每天对小区环境消杀的繁重任务。十几天来,每天都有上千份生活物资抵达小区门口,物业会消毒后逐一配送到居民家,解决从小区门口到居民家“最后一百米”问题,有时凌晨2点还在配送的路上。每晚8点,物业保洁会挨家挨户上门收取垃圾,1500多户的工作量,意味着每天要干到凌晨1点。

老李忽然感叹,平时总感觉马路上吵吵闹闹的,而最近自己都是听着鸟叫声起床的。他说,疫情给上海按下了暂停按钮,宅家抗疫的自己忽然发觉原来这座城市有着这么多自然的声音,“以前也没有好好吃饭,现在每天能拿到一棵白菜都会觉得很感动,或许这次疫情就是想让人们意识到,你身边的人和事都不是理所当然地出现的,要学会感恩、传达善意。”

前段时间读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飚的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,在书中项飚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: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,是“消灭附近”。明明生活在人口密度更高的环境里,城市却并没有让我们收获足够的亲密和温暖,于是我们便抱怨城市里没有人情味,没有归属感,没有家的感觉,可是真正回到家,我们依然通过虚拟的互联网和世界产生联系。不过这次疫情,却让很多人找回了“附近”的温暖。用老李的话说,这是一种具体的活着的感觉,邻居之间可以相互对望,相互问好,相互守护,这种温暖,足以让大家一起克服种种困难。

# 云雀不肯离去

李 涵

说孙泰是位世界顶级的口技艺术家,并不过分。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知道孙泰的大名。当时我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一篇报道,那是1950年代,报道说:上海杂技团的孙泰,在华沙作口技表演,他的口技绝了,什么都能学,比如猴子打架、猫儿戏耍,都惟妙惟肖,外国观众乐不可支,笑得前仰后合。

过了几十年,有一回,在上海文化局同事夏璐的帮助下,我同孙泰先生见了面,叙谈了一次。这次恳谈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孙先生长寿,得年九十又七,今天算起来,冥寿要近一百二十岁了。

孙泰是山东人,兄弟姐妹8个,他排行老三。九岁那年因一场大病,差点丧命。一年后,终于流浪到了上海。在这个十里洋场,他寄宿在四马路一带。边上有个叫“神仙世界”的娱乐场。孙泰在干杂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董玉山的口技演员。他常常边干杂活,边听董师傅表演各种口技,边听边学。狗叫,猫叫,鸟叫,他什么都学,且兴趣十足。大自然中随便什么声响,都是他模仿的对象,他终于向董师傅提出了要拜其为师的要求。董先生为人不错,无奈他为家庭所累,觉得承担不了师父的责任,便把孙泰介绍给另一位名曰“开口笑”的艺人。

“开口笑”艺术上有一套。他为人又精明。他跟孙泰稍一接触,便摸清了后者的底细。他知道这个孩子干活儿很卖力,已攒了百把元钱,就三天两头地要孙泰陪自己打麻将。孩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,很快,那些钱便进了“开口笑”的口袋。

有一回,孙泰无意间发觉地板上散落着几枚铜板,这个老实的孩子,便将铜板捡起,如数交给了老师。后来孙泰知道,这是“开口笑”有意对他的一种试探。

“开口笑”开始将技艺传给孙泰。

口技这门艺术,说起要领来也许只是寥寥几句话,然而要学得像,要以难以计算的时间加以苦练。孙泰开始学的是猫叫和狗叫,他日夜苦练,终于把小狗、老狗、小猫、老猫、猫打架、狗咬狗等不同的声音,学得惟妙惟肖。

艺人练功,凌晨是最好的时光,可是旧上海市民的住房,常常是两家人家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。孙泰住在他老师“开口笑”的家中,孙泰不忍心吵醒芳邻,便去附近的法国公园(即现在的复兴公园)练功。

当时出入这家公园的大抵是洋人和一些稍有钞票的华人,公园里还住着两个法国人。平常公园里一直很幽静,自从孙泰光顾那里之后,竟时时响起猫叫、狗叫,以及它们之间的打闹声。那两个法国人感到十分奇怪。一日清晨,他们业已熟悉的声响又传入他们的耳朵,两个人忍不住爬起来,到公园里寻个究竟。结果猫与狗没有寻到,却是看到一个少年人在学猫叫及狗叫,他俩顿时大怒,遂蛮横地将孙泰赶出园门,并扬言再也不许他踏进公园的大门。

这使孙泰倍感压抑及苦闷。他想,偌大一个上海,自己却没有一个容身之地。

“开口笑”对孙泰深表同情。他说:那么,我来教你鸟叫罢。

于是孙泰又向老师学画眉叫。

他的叫声清脆,响亮,传得很远。

他早晨起来,走到街上便叫。画眉的叫声使众多居民打开窗户,寻觅鸟雀。孙泰心肠好,眼看又把人家从梦中吵醒,实在于心不忍。后来,他每天凌晨起来后,便从住处八仙桥,沿西藏路小跑步走到高昌庙一个坟山上去练功。

坟山一带每天有不少人,他们各将自己的鸟笼挂在树枝上。往往,一只画眉一叫,其他的也就跟着鸣叫起来。

孙泰天天去那个地方练功,主动大显身手:一声动听的呼唤,众鸟居然一阵齐鸣,使那些养鸟人兴奋地拍起手来。

孙泰从13岁开始,日复一日,天天这样苦练。他练狗叫和猫叫,练各种鸟叫,还练蝉叫、蚊子叫,以及小孩子的哭声、火车鸣笛声,汽车喇叭声。如此苦练14年,从1934年起,他开始顶替老师上台演出。1935年,孙泰随一个团赴新加坡作欢迎美国喜剧演员卓别林的演出,被新闻界誉为“口技大王”,从此一举成名。全国解放后,他加入上海杂技团成为专业口技演员。多年来,他孜孜不倦地提高着自己的艺术水准,终于成为一位世界级的口技艺术家。

卉木萋萋 (中国画) 庄艺岭

# 生日月饼

庄郁峰

去年中秋的月饼,放在冰箱里已半年有余,按照说明书已属于过期食品,但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,到了保质期并非寿终正寝。

就像我们生活中,为了不迟到,把闹铃调前一些,当闹铃响起,总还有一个声音在说,“别急,还有时间”。

如今,月饼的存在意义已发生了变化,在完成文化载体的功能之后,已大大弱化了吃的用途。

我有一个错觉,难道月饼已完全失去了魅力,别说送到嘴边,即使在当下,也不能让我们提起更大兴趣。

生活中,经常会发生由一个矛盾导致下一个矛盾,就像有人用下一个谎言来圆上一个谎言。月饼占用了冰箱空间,疫情封控一来就更显露了这个矛盾,我们急需用空间去储备一些生鲜食品,带着塑料包装的月饼就像血管里的斑块,一声不吭,也一动不动。

每次太太抱怨,我就说能吃能吃,但谁也不去动它,瞧着日子挨着日子走了,可月饼贴着冰箱不动。就在我们思想矛盾的夹缝中,它幸存至今。

今天是女儿的生日,由于疫情封控,也无法出去给她采购蛋糕,于是灵机一动,并达成高度默契,让月饼重出江湖,粉墨登场。

月饼本来也有圆满之意,用此也相得益彰。可能今天最高兴的不是女儿,而是月饼,因为月饼万万没有想到,在自己行将就木,生涯尾声之时还能大放异彩。

# 现象级的写作教材:给儿子的信

耿 立

**石岱:**

你问我,给耿立工作室的那些孩子们是如何讲授写作的,我的做法是先阅读后写作,亲近经典,把阅读当成潜写作,或者前写作,并告诉那些孩子,可以不写作,但不能不阅读,这像写毛笔字的读帖,眼高手才能高,没有眼不高,而下手锦绣的书家。

我给他们推荐了六本书,而其中的《金蔷薇》和《活着为了讲述》是枕边书座中书厕上书,我说这是现象级的写作教材,是书法里的《兰亭序》《祭侄稿》。

《金蔷薇》咱家有,李时先生的译本和戴聪先生的译本,记得你到山师读研的时候,我曾送你精装的《金蔷薇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等。

《活着为了讲述》你可能还没看,我看了两遍,你妈也看了一遍,我对她说,这本马尔克斯的传记,比小说还有趣。可以了解马尔克斯的前半生,那些人物、风情,像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唐传奇》一样有趣。

我看了《活着为了讲述》就明白了《百年孤独》是如何炼成的,马尔克斯小说中的人物都能在本书中找到原型。你知道我读书的习惯,就是在书的天头地脚记下触发感慨,在那些文字的旁边写下眉批。

在给你写信的时候,《活着为了讲述》就在我身边,这是我的第三次阅读。第一遍,是读马尔克斯的人生传记,他30岁之前的人生;第二遍是看他的阅读、人生与他写作的密码;第三次阅读,就是读他这本书吸引我的秘诀在哪里?

“妈妈让我陪她去看房子。”这是《活着为了讲述》的开篇第一句,典型的现代小说笔法,古人讲作文的方法:凤头、猪肚、豹尾六字是也。

开头要俊秀、灿烂,如凤的冠羽,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做到了,《活着为了讲述》也做到了。

文章的开头就是调性,引人,无论叙述、描写、哲思,无论悬念、冲淡,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入手。

马尔克斯在《活着为了讲述》中说了卡夫卡《变形记》开头对他的触动:《变形记》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,如今为世界文学瑰宝:“一天早晨,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”。这本书很神秘,不但另辟蹊径,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,事实无需证明,只要落笔,即为真实发生,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。

我对工作室的孩子的写作训练,首先就是成规训练,就是典范作品的成功之道,如毛笔的描红,如绘画的临摹,从技巧入手,进行大规模大体量的训练。我让他们阅读揣摩《活着为了讲述》就是看马尔克斯如何阅读,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,一万个小时定律,对一个作家也是必需的,为了自己的梦想,必须忍耐寂寞,收获意味着一切挺住。

在《活着为了讲述》里,我们知道马尔克斯的阅读,他从海明威那里学得了小说的技巧,他从卡夫卡、福克纳、伍尔夫那里汲取营养,阅读阅读阅读,大量的阅读成了马尔克斯的日常与习惯。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是他最钟情的读物之一,尤其是对那精巧的故事结构赞不绝口。在阅读福克纳的时候,马尔克斯说:“我读得很细,好比用剃须刀一点点刮,谨防出血,就怕日后再读,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敏锐的修辞学家。”这样的比喻令人难忘。

当马尔克斯陪同母亲回故乡卖房子,就触发了他的成名作《枯枝败叶》的灵感,人们说这是《百年孤独》的预演,这本书,我们可以看出,阅读对马尔克斯的潜在影响,那是一种暗物质的支配。

太阳底下无新鲜事,但《活着为了讲述》却是我阅读到的最有文学意味的自传。我喜欢这书前面的一段话,送给你: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,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,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。

父字

2022年3月18日

**十日谈**

居家“在读”,与君书

**那本《长长的流水》是学中文的爸爸年轻时买的,当然这份挚爱又传递给了你。**

责编:郭 影